



憶謝煥儒老師

文・照片提供／葉貞吟（1985 植病學系入學）

2004年11月24日晴

「喂！謝老師嗎？！我是葉貞吟，等會兒回來看你，要跟你吃中飯，不見不散！」

「哈！哈！哈！也找其他老師和同學？！」

「林老師、張老師、陳老師會來；偉強、挺軒也會到。」

「哈！哈！哈！好！好！」…

我就像回到大一時，三步併兩步，一口氣跑上3樓。

小心鬼崇，鑽進林老師實驗室。

「林老師…」看老師正忙，我就比手畫腳，示意中午飯局一會見。



■ 受謝煥儒老師影響，筆者除養育五名子女外，經常參與社區服務工作。圖為香港臺灣婦女會支持林義傑長跑活動，前排坐者右方為筆者。



■2004年返臺，筆者（右）與謝煥儒老師合影於臺大校門口。

一竄又溜進謝老師實驗室。

「噓…」忙請學弟別通報。

「謝老師！我回來看你了！」（想嚇他一跳）

「哈！哈！哈！」…「早聽到你在林老師那兒…」「哈！哈！哈！」…

「老師，您現在做哪些研究…」

「聽說你有幾個孩子…」

「兩個兒子！三個女兒！」

「哈！哈！哈！」…

「這五個學位好難修…」

「哈！哈！哈！」…「身體好嗎？」…

是的！在我心目中、記憶中，謝煥儒老師，心腸好，脾氣好……

沒有人知道這事兒，二十一年前的註冊日，我把暑期打工存下的學費借給同學補習重考，謝老師知情後，就把他微薄的薪金借給我，日後我更發現他非常體恤學生，總不假思索行俠仗義。

假如我要感謝父母栽培我上大學，謝煥儒老師、莊在揚老師以及系上所有老師就是我的再造父母，不但沒有放棄我，更不斷關懷鼓勵。

當時我身兼數職，整天為家裡焦頭爛額，無暇

溫習補考，最終也拿不到學位，他們從未有過一句怪責的話。

當老師生重病時，見到我，依舊幽默風趣。

謝老師有一次輕描淡寫提到他年輕時的奮鬥圖強，「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將它轉化成堆肥，自然有朝一日，收穫豐盛。」

是的！我會把眼淚擦乾。

只有您的笑語、關懷永存我心。

您的故事，我會為您傳世。

謝煥儒老師：請您安息！

謝煥儒老師的一封信

給各位同學：

回想四年前的暑假，懷著惶恐的心情與王老師共同接下導師的擔子，一直擔心自己扮演不好導師的角色，還曾和王老師一齊去參加學校舉辦的“導師營”，以吸收別的老師的經驗。大學聯考放榜後，還特別到校門口去看榜單，急著想知道你(妳)們是那些神聖。快開學時，從學校取得你(妳)的基本資料，就急著記頌各位的姓名等資料，以及一年級的課程表，這些努力也發生了作用，例如：能夠知道在何處找到你(妳)們以便通知開導生會，有幾位同學在開學後翹課被我碰上，也沒能瞞混過去。

新生訓練時，站在 308 教室前，一面聽系主任在向你(妳)們作介紹，一面看著那一張張新鮮人臉孔的一幕猶歷歷在目，時間卻很快的轉到你(妳)們畢業的時候了。在這四年中，有些人轉出去，也有些人轉進來，王老師出國，蔡老師到系上來，也發生了不少事情。這段期間中，開放實驗室供你(妳)們使用，帶著你(妳)們上山下海以認識大自然，跟你(妳)們聊天也告訴你(妳)們一些經驗和建議，總是希望大家在四年的大學生活及往後的人生道路上，能夠走的更順利更愉快。當然，在這四年當中，和大家混在一起，參加班上各種活動，也帶給我很多的歡樂，許多同學也給我幫了很多忙，這是我一直感激大家的。

隨著七月的到來，有些同學即將出國或返鄉，有些同學即將就業，有些同學繼續攻讀研究所，有些同學留下來。不管以後你(妳)們在何處，從事何種行業，我都永遠祝福大家，希望所有人都能夠熱愛你(妳)們的家庭，熱愛你(妳)們的工作，都能夠生活的順利、幸福與愉快。

謝煥儒

於台大植病系
1992.7.7.

■1992 年謝老師寫給應屆畢業生的話，諄諄之言，充滿了不捨與疼惜。